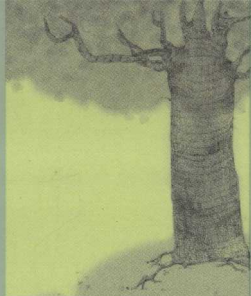


未名湖
著

校花



《我的名字叫红》的叙事手法 向《围城》致敬的高校学林心灵史

只要繁华过，瞬息也永远。只要惊艳过，悲伤也甘甜。真正的校花，其实就是我们那无言的母校，
就是我们那自以为羞怯、其实却纯洁无比的青春。——孔庆东



人民文学出版社

校
花

未名湖
著

I247.5
W5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花/未名湖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5964-5

I. 校… II. 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8838 号

责任编辑:陈阳春

责任印制:张文芳

校花

未名湖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5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5964-5

定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红 袖

女人漂亮不奇怪，但像红袖这么漂亮总让人觉得是造物的一个诡计。她像从仙境移栽到京华大学的一株植物，陶醉在日渐缩小的苑囿里……

裸 渡/3

二十年前的云梦湖水偷偷褪去了一个男孩身上最后的织物，二十年后关于他裸体的质感早已磨洗殆尽，抽象成那一届学生共同的笑谈……

艳 依/10

就是她让倜傥多金薄幸放浪的老羊起了安顿栖止的念头。在她面前，郝易臻同样感到惊异，二十年的时光没有让当年校花第一的美誉失效……

上铺的兄弟/23

隔着大洋，耗着时光，红袖和老蔡恶化成相互的心病。在旁人看来，红

袖爱上他就像一场沦陷，只有她清楚，女侠怎样去征服一只虎……

夜 宴/33

红袖家最后的聚会，人来得如此齐整，就好像二十年的大戏到了最后，全都出来谢幕。该不该来的都来了，该不该说的都说了。真相毕露的长夜之后，红袖可以从情感的无间道中解脱了……

哪 吒

青螺来到这所大学似乎是造化让她来复活一些尘封已久的东西。她做到了。目睹红袖绝尘而去，她哪吒般的野性复活了……

雅典娜赌场/55

刚开始时，青螺还把京华大学看成一个过火的游乐场。像一个从歌特时代流亡来的精灵，把邪恶的赌博点化成一场无毒的嘉年华会。她让校花概念变得像一个反讽……

灵魂角斗士/74

到后来，现实还是公布了残忍的正确答案。她想知道为什么别人明明知道什么是瘾却偏迷恋，什么是毒偏要吸，什么是公偏要贪，什么是残忍，却偏要出手……

再次凶猛/85

最后，她明白了祈祷室里的勇气并不是真正的勇气。消除内心的邪恶也不等于克服了生活里的不公和碾压。她披挂着铠甲重新上阵了……

分 桃

青螺虽然看上去和红袖那么不同，但同样都要面对爱情的得失。那个男孩像镜子里的幽灵，愈接近就愈隔阂……

总是在对面/97

她乖戾、她激烈，她镇定明慧，像一个了不起的对手那样让我印象深

刻；她游移、她亲切、她故意接近，反倒让我毫无感觉……

未及消融/110

对爱毫无感觉就是我的疾病，因为从小到大，我的爱就是被严格剪裁过的。经年的压抑让我如同色盲对颜色一样，对她的眼神毫无感觉……

同是化身/117

她的不同寻常总会不经意间预击到我。她何以对不计其数的粉丝置若罔闻，而对我一再谦忍？我又何以在命运中最重要的时刻恰巧和她在一起……

父的幻城/135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越和她交往，我的隐秘就越发无处遁逃。我对她的洞察感到愤怒，却并不愤怒自己的怯懦和自欺……

君 赐

敬山是很久以前捧着红袖裙摆的无数人之一，但或许只有他解脱得最早。他早早地把迷恋和爱情分开，而那些偏执者把爱熬成了毒药。

先生的女儿/147

二十年前第一次见到红袖，就觉得如果能拥有她，命运让我承受什么都值得了。后来竟然发现她就是我老师的女儿，那一刻就感到几乎已经拥有她了……

艳冠京华/158

那一年一部独立制作的电影让四个女孩成了京华大学里无人不知的校花。二十年后她们的名字依然在同窗海侃时不时地闪现。她们漂亮了，憔悴了，或是海棠依旧；她们结了，离了，或是依然无主……

错 爱/169

我隐约地意识到，一个人漂亮不奇怪，但漂亮得出奇，总好像是命运

为了自娱而设的圈套。红袖遇到了谈建功或许就是这样的……

永记君赐/181

二十年后，同学们经常感叹同是校花，红袖和矾艳的归宿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当年绝不敢奢望自己能捧得校花入堂。而如今他们却都说是矾艳的命好，嫁了我，而红袖的福薄，错过了我……

殊途/200

当年我们一干人蝌蚪一样依偎在京华大学这方小池塘里，忽然间一番波折，就仿佛被抓了满满一把扬得到处都是。在时代的颠簸和震荡中，我们安坐在继续奔行的生活之上，却仍摆脱不了一种天真……

抱柱

偏执和执著之间或许只是间不容发，那是命运才能拿捏的分寸。郗易臻自从放飞了向骅铃，就开始看着自己的期待在时光中一点点风化……

归来的遗嘱/227

红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因为她已经没有任何需要叮咛和嘱托的了。她孑然一身。她的遗嘱恰恰是一个巨大悲怆的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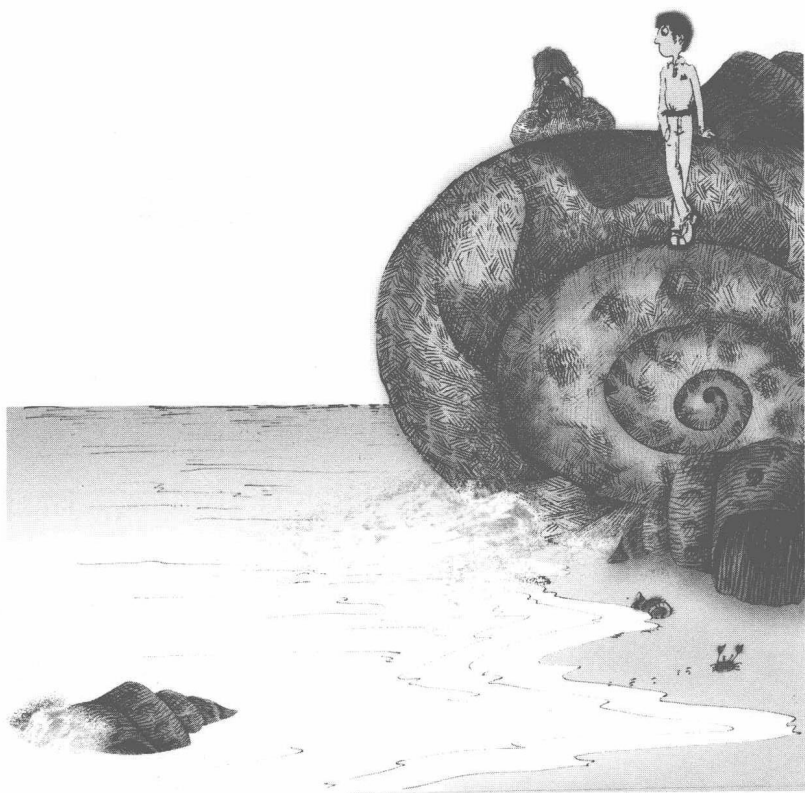
一剑穿心/236

和她相处的四年里我的精神完全是她的理性培养的家畜，前途、未来、机遇、事业那都像符号一样抽象，只有宁静的分校和山坳里的日日夜夜才是真实的……

密闭的赌局/252

我们那一晚的身体赌博以我的失败而告终。或许从头到尾，她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密闭的铁盒，然而要命的是，我却总相信铁盒里面有和我一样的心……





女人漂亮不奇怪，但像红袖这么漂亮总让人觉得是造物的一个诡计。她像从仙境移栽到京华大学的一株植物，陶醉在日渐缩小的苑囿里。直到有一天她惊醒过来，发现她的人生就是一个在这里逗留太久的梦。

裸 渡

二十年前的云梦湖水偷偷褪去了一个男孩身上最后的织物，二十年后关于他裸体的质感早已磨洗殆尽，抽象成那一届学生共同的笑谈。一生的糗事，结痂一样，忘不了又不敢揭，直到老羊因为红袖，再次提起那年仲夏之夜……

同届的人不期而遇，如果不想冗长地寒暄，聊聊校花也是良选。我那届京华大学的男生很幸运，同窗中有所谓“艳冠京华”的四大名花。不过每次有人在我面前提校花的时候，我总是要想方设法岔开话头。

但老羊一眼就能看出我“皮袍下面的小”来，就像那天和他去喝“君子好逑汤”那样。

“铜雀”的君子好逑汤虽然是道珍馐，无奈吃起来总是颇费周折。随机光顾，小姐多半会告诉你，当日此汤已被预订一空。预订者大多是老羊这样交年费的贵宾。

凡是点了这道汤的客人，漂亮小姐就会把一个长信官人形状的琉璃沙漏放在桌子中央，让这些据说来自约旦古城的彩沙细如烟缕地流淌，流沙殆尽，汤羹才由四个小姐端上来。第一次小姐总会煞有介事地告诉你，只有此时，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口感才能不被充饥魔饮的心思扰乱。

这是铜雀的规矩。

有了这个古怪的规矩，这店子就更让人敬畏，就好像大凡有才华者都有些臭脾气一样。

老羊也有这么个臭脾气。

每次跟挚友吃饭，总选在这家馆子。而且每次必点君子好逑汤。汤放在面前，老羊用两根指头夹起一根筷子，把包成嫩笋状的秋菘戳开，将一颗斑鸠肉做的丸子捣得稀烂，然后把筷子放在嘴里一抿，接着扫视身前身后的两个漂亮小姐，靠！什么君子好逑，整个儿一驴毬！

当然，用于侮辱这道菜的动物每次都不尽相同，小姐们已经习惯了，照例都会欠身说，请多包涵。

接着，老羊就会对他的朋友牛烘烘地说，我他妈最看不惯那种牛烘烘的人了。

然而，今天，菜上来了好一会儿，老羊也没伸出那两根指头，我觉得旁边的小姐似乎都等得有些着急了，这老总咋还不骂人呢？

怎么，内分泌失调？这么忧郁。我感到他的情绪有些不对。

如果我告诉你，我想要结婚了，你会不会觉得太早？

我讽刺他说，二十年情海浪荡，终于想从良了。不过，还早，还不到四十呢。再等十年吧，把剩下的那点油熬得差不多了，再找个小老婆床上床下鞍前马后，才划算呢。

跟你说正经的呢。一个人想不想结婚全看有没有福气碰见缘定的人。这么多年，不是我没想过，是一次一次的失望几乎让我放弃了。

我的心底忽然也泛起一丝酸涩，玩世不恭地揶揄道，缘定？就好像太平洋两岸各有一只鸟振翅出发，最终在大海上空的某个地方撞到一块。

你打的比方好，我就有这种感觉。否则，我对爱情怎么会忽然有了想法。

即便如此，又能怎样？千辛万苦在时间的荒野里碰见，只因为一点点风吹草动，可能又会在荒野里猝然失散，缘是什么？……

我情不自禁地说了这么一堆凉飕飕的话，全然没注意到老羊忽然陷入了沉默。我急忙调整面部肌肉，换上振作的表情说，看来越是好日子，酒越不能喝高。先别缘分不缘分了，你先告诉我，到底是中了谁的招了？

这个人，你肯定知道。原来在学校里的时候我跟别的男生一样，只是觉得她漂亮有气质。毕业之后好长时间里，一张接一张美女的脸像河水一样早把她的影子冲得一干二净，可是两年前我再次碰见她，她让我感到吃惊。原来让你艳羡的东西好像都还在，而且又增加了一种美丽。

你到底说的是谁？要真有这么一个人，你求婚的时候，必须保证我在场。

红袖，你想起来了么？

红袖——戊子凉！你说的是她吗？

难道我羊某人还会为第二个女人若许年来费尽相思吗？老羊的一双眼睛忽然迷离起来，带着坏笑对我说，二十年前你的屁股还真白啊，现在跟烧烤差不离了吧。

低级趣味！我被他提到的名字搞得双颊灼热，更想起那件糗透平生的事情，浑身冒细汗。

二十年前的七夕，云梦湖边也是这样的月色，这样的桂花。

那一晚没有宝马香车的艳客，只有一群大一男生和女生。

男生一字排开坐在北岸的石舫上，女生高低错落地坐在南岸峻峭的巉石上。

原本是来附会七夕的传说，在木樨花下可以偷听牛郎织女的私房话。不过当天晚上大家隔着湖面完全不顾“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情致，伸着脖子拉歌，起初还是诸如《恋曲80》、《爱的箴言》、《淡淡幽情》之类的情歌，最后情调唱尽，《游击队之歌》、《妈妈的吻》、《小燕子》之类驴唇不对马嘴的东西也上了。

就在轮到南岸女生唱的时候，女生们忽然骚动起来，相互交头接耳，不时还发出几声怪笑。老羊的嗓门儿高，向女生挑衅，喂，没戏了吧？

忽然对岸传来一个极其清亮的女声，那音高就好像《老残游记》里说的那个白妞，我们觉得头顶上的每一片桂树叶子都被震得发出了风铃般的响声。

对面的小子听好了，你们谁要是能游过来，可以获得一个拥抱。

这边的男生发出哄的一声。我觉得我的脸当时都红了。对面那个“白妞”继续挑衅，发出印第安人似的咻咻声。

僵持间，只听扑通一声，一个人在空中划出一条标准的抛物线，扎进水里。对面的女生发出了一阵惊呼，接着劈里啪啦地鼓起掌来。

这掌声就好像春药一样，岸上的男生霎时血脉贲张，仿佛塞伦盖提草原上渡河的斑马群，一个接一个地跃入云梦湖中。

表现欲毕竟是青春期最主要的症状。

我也脱掉了T恤，参加了这场一百米不限泳姿的比赛。

女生们起初凌乱的掌声和加油声很快形成了整齐的节奏。

这立刻加剧了男生们竞赛的气氛。

我为了避开前面那些家伙的脚丫子，迂回到侧翼，然后开始了我的直线冲刺。

很多女生看见我像海豚一样蝶泳都呆了，听见她们含着冰凉的舌尖哇哇的惊叹声，我简直觉得自己像秦皇汉武一样屹立古今、旷绝百代。

但是这种感觉持续得太短暂了。为什么云梦湖那么小呢。

我第一个触到了南岸的浅底，我站起身，一步一步地走上岸来。

忽然我发现女生们的眼睛睁得跟瞪羚一样，刹那之后，女生的表情发生了分化，一些立刻低头或转身，一些继续注视，一些虽然转了半个身子、却还用眼角的余光扫过来，嘴角还带着坏笑。

就在这时身后的男生发出爆笑。

我低头看时，发现自己的短裤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因为当天穿的那种短裤有一层衬裤，所以里面没有再穿内裤，平时倒也无妨，可是高速游泳，难免金蝉脱壳。

走光时间据老羊后来计算可能有五秒钟之多，我发现后作出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正宗的中国功夫——捂裆，而不是机敏地弯下腰，然后一步一步退回水里。

也正因如此，我有机会得到了一个女生的援手。

一个的确漂亮的女生，也就是后来被大家公认的校花。

她叫戊子谅。

可惜她的雪中送炭基本上没有派上用场。

她处变不惊地从帆布包里取出一条有好多蕾丝的围巾，给你，她叫我，然后扔过来。更傻的是，我先伸出左手接，右手仍在遮羞，可是我又不是左撇子，情急之下，没接住，丝巾反被我的手挥向别的方向，我下意识地伸出了右手，才把丝巾抓住。于是再次曝光。这时大部分女生都名正言顺地把目光重新移回到我身上，和身后的男生一样，放荡地笑起来。

我没有把丝巾系在腰上，而是坚持不懈地又做了一件傻事：转过身，走进水里。就听到身后白妞惊叫道，哇，屁股好白啊！

我游回了对岸，那些不会游泳一直在岸上犯酸的男生笑得缩成了一只只小鹌鹑。我捏着湿漉漉的丝巾，脑子里乱得就像被这群大一男生扑腾过的水面。

那夜的桂花香是不是跟今晚的一样浓酽，我早不记得了。

我托老羊把那条丝巾还给她。

在学校里努力避开当晚在场的女生，可是当天谁在谁不在，我怎么能记得清呢，最安全的方法就是离开这个学校。但是这难度很大，而且找不到理由。幸好我们学校有燕望县有个分校，有几个院系在那里。我对系主任说我忽然发现自己对考古特感兴趣，我想转到考古系去。头发稀疏、额头明亮的系主任平静地问了我一句，挖坟掘墓的事要做一辈子，你心里有准备么？我心中窃喜，幸好事先跟考古系的孙教授聊过，我立刻应道，中国的文化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地上的已经被扫荡得差不多了，就剩地下的了，应该好好珍惜。系主任倒吸了一口凉气，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哎，便宜考古系了。

自此，我就离开了祗园。除了和老羊等几个朋友保持联络之外，基本上算是把那个七夕的糗事从脑子里切除了。

可是谁成想，躲来躲去，又撞了个满怀。想到这儿，我说，看来你成心要疏远我，以后有她在，我还哪敢登你们家的门？

不至于吧？叶子楣、叶玉卿不都嫁出去了吗？提上裤子，照样自信。你比她们差远了，害的哪门子臊？再说了，你以为你那一脱就那么惊心动魄？这么多年，人家没准儿忘得渣都不剩了。

经过他的“开导”，我似乎觉得释然了许多。难道这些年，我一直没有意识到心里有一块“过敏”的暗伤？

我要有个大举动。后天，我就去京都。老羊说。

干吗？你不是去收购索尼吧？

还没那么多闲钱，即使有，也没兴趣。都是为了红袖。

你们到底什么程度了？你跟她摊牌了？

哪能那么轻率？我的策略永远都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绝不能落空。我要向红袖提出一个她无法拒绝的请求。原来我是黑狗吃天，无从下口，现在终于知道她的喜好了。

这个，我有八分信。老羊又高又挺，白白净净，去电视剧里演演晋商徽商的男一号都够格，更何况他很有钱。对一百万不眨眼的女人现在很多，对一千万还绷得住的就可以掰着手指头数过来了，对几个亿还能心律正常的，不是装的就是有毛病。

艳 侬

就是她让倜傥多金薄幸放浪的老羊起了安顿栖止的念头。在她面前，郗易臻同样感到惊异，二十年的时光没有让当年校花第一的美誉失效，倒平添了别一种温婉和淡定。然而这种表象是那么容易破碎，一部《艳侬》就让她方寸尽失……

我本来要等着老羊回来捎上我去见见才貌一时无两的戍子谅。然而，这个机会突如其来，大大早于我的预期。

电视台《博物》栏目要做一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系列片，想采访一些专家，我们所里真正的专家都在忙，他们相互推诿不过，最后一致认为我最适合接受采访。的确，我接受电视采访也不是第一次，据同事反映我在镜头里谈笑自若、妙断连弩，有几分魏晋风色。我倒不是因为觉得这是什么露脸的事情，只不过觉得电视、网络迟早